

。校長教員。誰都贊成他。這是許婚的第二個大原因。他們倆雙方下了公文。定於明年在某某會舉行結婚禮。一切事情。都已先期預備起來。

「好事多磨。」是一句成語。他們也該不能逃脫此關。看到了一月中旬。谷泉竟遭了一場大病。遠遠近近著名醫生。那一個不請到。都說他用腦太過。腦傷了。癱瘓成這病。即使不死。也是個廢人。PS女士得了這個惡消息。彷彿火燒了水。飛也似的跑到他家訪伊的最親愛的未婚夫。伊在他的臥室裏。兩眼裏如泉的湧上淚來。坐在他的床邊。用伊的嬌柔聲音道。谷泉。那時。他便同過頭來一瞧。也落下淚道。吾愛。吾的病已沒望了。不久要和你永訣了。我希望你取消婚約。掉回首飾。夫婦之誼。只得期之來世罷。說罷。頭又回過去。伊忙應聲道。這事那裏使得呢。光陰一天一天底過去。他的病也一點一點加重起來。伊在那裏自欺道。唉。此後我當取什麼樣態度呢。

到底是誰的罪惡

朱秋霞

放寒假上一天的夜裏。許多學生都忙忙碌碌的把書籍衣服等東西。一夥兒堆放在箱子裏或者網籃裏。他們這時也不肯整齊齊齊的放下去。祇圖放完這些東西就是了。當時室外的雪。下得很大。已把黑暗的世界。裝成銀色了。還有呼呼的風。向玻璃窗上撞出許多聲音來。打破那沉寂的空氣。室裏的學生。多是東拿拿。西拿拿的預備行李。碰來碰去。好像春天裏蜜蜂釀蜜一般。地板上滿鋪着抽頭中鄉來的亂紙。有些印着腳印了。有些沾着濃痰了。被人們蹂躪得亂口異常。遠不及室外的白雪乾淨呢。學生們理了十念分鐘。把手向嘴上一呵熱氣的也有。察手掌的也有。表示他們很是怕冷。但是回家心切。再也顧不得寒冷了。表示他們鐘敲八下。他們大多數已經理好了。有些學生拍去了灰塵。走到睡室裏去尋睡鄉之樂了。可是平常時光。定要九句鐘能去睡覺呢。有些學生。鎖緊了衣袖。坐在一堆。發表各人的有趣味的

山海經。能夠引得多體活。總能算滑稽托拉斯(大王)呢。各人的面上。沒有一個不含着笑容。不像考試時光。一張而帶動氣的而孔。

第三寢室裏。徐雪生和王會祚。這在床。兩不相讓的辯駁。我適在他們門外經過。當是我們相罵。我想明天就要放假。他們還不肯留些情面嗎。當時我便想開門進去。做個和事老。可是又聽見他們笑聲了。我一轉念想。他們決非相罵。不過窮兇極惡的辯駁。還是立住了脚。聽個仔細罷。我聽了一刻工夫。知道他們半相罵的辯駁。各有各的理由。我一時也不能斷定那個理直。直聽到我聽得他們氣喘力盡。停止辯駁的時光。纔離開第三寢室。我現在把我所聽得他們辯駁的話。摘在下面。請看官諸君評判一下。到底誰是誰的罪惡呢。

張雪生道。我上半年時光。和王文煜坐在一隻書桌。他的性情也和我很相像。我們倆有過相親。有善相勸的切磋學問。待到暑假放學。我們倆分數的名次。都是名列前茅。旁人都嘖嘖的稱譽。可是我現在和你坐在一桌。却有過相勸了。今年的分數。非但不能占在五分以前。連到英文和幾何的分數。不能及格了。你自己平心靜氣的想想看。罪惡天麼。

王會祚道。我現在平心靜氣的回答你了。你年紀比我大二歲。你自己引壞了我。反而說我引壞了你的。講到天邊。恐怕也沒有人不罵你差的呢。難道你想先下手為強嗎。你可要知道我在二年級時光。留了一級。心裏大為懷喪。便發憤用功。居然在今年暑假升級時。第一雖然沒有考着。可是第二却被我奪得了。我今年下半年。被你這樣同化。幸虧有些根底。祇有幾何不能及格。假使是我引壞了你的。那麼我的功課。該應比你不好。現在却是你的功課。比我不好。這不是你初次引壞我的成績麼。隔了多時。也許和你一樣的。有三三門功課不及格的。恐怕也要到了。古人說道。擇交宜慎。我現在上了當。纔知道不差了。(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賜詩詞達八百餘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圖影印題字及百餘面可謂空前絕後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者請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報附報)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月期為限(自登報日起)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徐秋霞 編輯主任 許慶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徐

本報刊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刊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一年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者照定價八折(六角一分)一月以上者照定價七折(四角一分)再贈代價七折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考期正月廿八二開學三月住址法租界四三號路即寄

浙江王成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會此次風雨為災災區廣闊六十餘縣之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且古未聞現經各災民求賑請速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收據登報鳴謝隨行附贈公證會長盧永祥張敬勳總理王錫榮副總理金百順俞煥均啓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出版以來，荷蒙海內人士不棄，定閱另售，已達五千份以上，同人等感激之餘，頗思竭其愚忱，爲社會有所盡力，因思現今社會之所病者在窮，而窮乏之源，由於利權之外溢，故居今之世，而言改良社會，言救濟社會，莫如保固有之利權，絕財源之溢漏，明乎此則提倡國貨尙已，查本報主旨，本以促進社會，警惕人心爲天職，既認提倡國貨爲社會最要之圖，即有振奮起死之必要，當經同人公決，由本報廣告主任孫緯才君，代表與國貨維持會接洽，合力進行，種種辦法，復經該會評議會議決，准與本報攜手，並函各國貨廠肆在案，同人因此，益用奮勉，爰擬自六十一號起，添闢國貨一欄，專載各國貨出品，及關於提倡國貨之文字，總期人心感動，實效可期，本報之所以爲社會效力者在此，即本報之所以答謝社會者亦在此，惟本報性質，既以小說標題，所選文字，自當不背此旨，意則寓莊于諧，文則寄懲于勸，庶閱者無沉悶之弊，而尤易印於人腦筋之中，較之莊言正論，文體不同，而收效或更迅速，區區之意，當亦社會人士所共鑒也，特此宣言，諸祈諒察是幸。

均稿本報登載者有版權不准翻印轉錄

小說

祝壽

俞天憤



二媽。你好哇。四五天不見面了。福娃子。越發肥胖了。二媽。你真好福份。才招了這麼一個又肥胖的好娘子。二媽。不用給我開玩笑。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讓我坐了。再說罷。二媽。冬來。你這福娃。二媽奶來了半天了。你得斟杯茶來。二媽。我把花生糖。給福官兒吃。二媽奶坐定了。一面喂孩子吃乳。一面慢吞吞的說道。大娘子。大後天不是婆家五十大慶麼。福官的父親。早就對我說。福官前月不是抓了。因爲婆家說。小房小輩小孩子。得將就。就將就些罷。他父親自然不敢違拗。於今婆家的正誕。做兒子媳婦的。自然要孝順一點。他父親想替婆家點對壽燭。下幾碗麵。招幾個念佛婆子來。宜一天一夜延壽長生保命卷。順便給福官修修。那天大房裏的嬌子。二房裏的嬌子。我家嬌子。同嬌子。舅婆。總得要來祝壽的。大娘子。你是個愛打扮的人呀。你那珠花。恐怕不時式了。你總得早些端正好。說猶未了。大媽回來了。就說。弟媳。二弟已經和我說過。他教我排些賀禮。我說母親是喜歡節儉的。我們應該仰體他老人家的。我看略備幾樣可口的菜罷。二媽奶嚇的一笑說。大娘子。你道我說的不差麼。大媽奶只好答應幾個是。二媽奶看沒有話了。說。我得回去了。隔了三天。報紙上。陳玉成玉汝給

小說外兼長政治。亦不可多得之才也。顧數奇。所如輒不合。因激而爲狂士。以自放於世。可慨也。

孫緯才新法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特製藥水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專醫花柳病

近代小說名家小史

俞天憤

天憤

天憤。俞氏。字綏生。常熟人。抗爽有丈夫氣。重然諾。與人謀。雖蒙難不辭。辛亥建設之始。率健兒百餘人。保衛鄉里。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概。會民國成立。諸強悍者相率張幟一方。以勢力相尚。天憤知事不可爲。乃署此名。退而不問外事。其所著單行本小說。最初爲小說林出版之法國女英雄傳。是時扼於專制淫威之下。乃敢明目張胆。倡言革命。其識略有過人者。辰巳之交。又成「薄命碑」後載本報中。民國二年曾著「二月春風」。悉叙其不得意事。經鎮江某氏購去。至今未見印行。外此則有劍膽琴心錄。敘勢利卑鄙之小人。獲產媚官諸醜態。散見於小說新報。其最得意者。則有鏡中人一書。爲言情之作。外此則有中國新探案。中國偵探談。皆鉤心鬬角。一字不苟。又皆爲身親經歷之事。中國之有偵探案。實天憤創造也。其短篇小說。皆趨重於社會。最先登載者。爲小說叢報。不下數十篇。近更專作白話。能折衷得新舊兩派。適又注力於改良市政。日夜奔走。不遺餘力。其爲小說。皆於深更人靜時。走筆書之。終篇不遺一字。亦奇材也。於書無不讀。尤肆力於歷史。能背誦十三經。無訛字。惟有志不遂。與人言嬉怒百出。本報前載武斷的社會。首一段即自寫其照耳。

徐天嘯曰。余與天憤同閭閻。深知其爲人。抗爽而有丈夫氣。

永訣

吳興豪

沈谷泉和P女士的愛情。已從五十度升到沸點了。他們倆昨天下午訂了正式婚約。換了首飾。并經雙方家長許可。這終算圓滿意的一樁事了。原來他們倆同在解放學校裏念書。什麼「自由戀愛」「社交公開」是他們的口頭禪。P女士的父親。已經謝世了。家中還有一個老母。一點兒也沒儲蓄。至於沈谷泉呢。却是一位又富又貴又貴子弟。伊的學費。每年就是谷泉供給。所以伊平日非常感激他。這是許婚的第一大原因。加之他又天資聰明。能夠用心上進。差不多一天到晚。終是伏在書桌上攻書。每次考試。他總是名列前茅。

道。我和仰公交淺。未便深言。但據我一種普通的見解。以為治游場中。雖係小道。却有一定的階級。第一步。叫做理想時代。說到這句。忽聽心虛叫起來道。阿呀。你們看。這是什麼地方呀。我們吃了一驚。立定一看。原來講話出了神。已經走過了頭。走到大街街口去了。衆人却不禁失笑起來。便又折轉腳步。心虛却指着前面一帶離色。問道。哥哥。你瞧。這又是什麼旅館的。這規模倒不亞於旅泰呢。仰公回說。不錯。這是孟淵旅館。房子快造好了。聽說價錢定得很貴呢。我笑道。上海的客棧生意。將來倒要大大的發達呢。心虛問是什麼緣故。我三笑道。世界越交通。人類的往來交際。也越繁。旅館生意。自然要好起來了。心虛笑道。前兒我會見宋臣哥。他對我說。是三馬路的永泰棧。就是我們出來的時候。就攔幾天過的。那老板託宋臣設法。要我們法律學堂的宿舍。問我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廿一

東越許廣父著

可有法子好。又說。這事若辦得成功。還肯送我一點酬勞呢。我三笑道。這宋臣也忒會弄錢了。我看他什麼事情。却要去攪一下子。他這精神也好。而皮也老。這等人才。若還放在官場中。的確算得一個能員呢。但是我聽人說。他近來也喜歡在白相場中混。有這事麼。我笑道。聞則有之。混怕不必。據他自己說。一個月裏。化去交際費。爲數頗大。其實他這人的脾氣本領。你還不知道麼。白相是果然歡喜。若說要他自己捧出雪白的銀子。去報效這班堂子中人。怕也不見得罷。心虛笑道。是了。我也聽得人說。他近來用得錢多。出息又會好起來呢。說着。又到了會賓樓門口。四人一同進內。揀了一個樓下房間坐下。喚堂倌來。點了菜。我三笑道。如今又該說到正經問題去了。我不覺微微透了一口氣兒說。咳。何必再談。仰公方才的話。明

明是宗旨已定。不容旁人置喙的了。我們做朋友的。只此便算盡了義務。若再要絮煩。那就犯了朋友數。斯疏矣。那句古訓了。這是閉口無言。耐耐兒等着擾他的喜酒罷。仰公未及說話。我三笑道。你倒也覺悟了。還是聽我的階級論罷。心虛笑道。請說這理想時代怎樣。我三笑道。理想時代是嫖客養成之時。這時期內。每每聽到人說。某人怎樣發達。怎樣上當。必定要發很強的笑。以為自己決定不至於做這樣的一個瘟塊。即使處到他們的地位。一定能夠跳出妓女的圈子。無論如何。不會受這等迷魂陣的擺佈的。但這不過是他自己的一種沒閱歷。沒經驗的理想罷了。究竟能辦得到否。要在第二步入門時代去觀察他了。到了入門之後。自己儼然上場。實行做嫖客了。看得這班妓女們。個個都是天仙化人。絕色美女。而且往往喜歡剪朋友的邊。自己不會去找相好。一遇朋友的相好。偶然

百廿二

東越許廣父著

招呼他幾句。他就驚爲絕遇。訝爲幸福。說某人的相好。怎樣有情於我。怎樣吊我膀子。歡喜得無可不可。却不料人家已在那裏暗笑不了。假如這等朋友的相好。或是和那朋友感情。本不甚好。或是他個是頭。可以敲他一下。竟其將計就計。實行吊起他的銀錢膀子來。他那昏迷的程度。自然益發利害了。那時。就轉入第三步迷魂時代。在這時期內。那一種昏七昏八。糊裏糊塗的情狀。一時也形容不盡。總而言之。他從前訕笑人家的事情。如今却甘心。伏貼貼的。也會一搭一件。做將出來。假如有人說他。怎麼尤人而效呢。他一定還要瞪眼揚眉。面紅耳赤的。竭力分辨。說某人怎麼可以比我。他是怎樣怎樣的冤。我雖然一般化錢。却個個都在板眼兒上。一錢不落空的。你瞧。某人得了我什麼好處。他一定要嫁給我。某人不過做了幾個花頭。就逼住我借小房子了。這等情形

屋父愛文

胡笳十八號悲涼。往事如塵亦暗傷。十載歌場逢李益。一篇恨賦續江郎。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簾竟涼。(借用玉溪生句)我亦傷春同杜牧。請將俚句說荒唐。

壬戌孟冬之月廣山徐枕亞代訂

讀者俱樂部

文苑

感懷

許舜屏

風塵航跡。書劍飄零。言愁則金線年年。減恨則春蠶寸寸。不無結。有待煩。冤。感慨之餘。用成四律。

絲竹中年感慨深。最無聊賴白頭吟。鉛華寶器人何處。濁酒殘燈月有陰。聽到哀猿腸斷續。操來別鶴淚侵尋。卷。不是忘憂草。故園天寒淚滿襟。

畫閣春殘子夜歌。紅閨人靜雙雙蛾。海邊精衛冤魂化。江上琵琶曲恨多。耿耿星河天欲曙。迢迢關塞雁頻過。一聲河滿三千里。月冷霜高奈若何。

陌頭楊柳自依依。細雨無端欲溼衣。燕子樓中人意寂。蝦蟆陵下曲聲微。青青草長明妃去。緩緩花開倩女歸。庾信生平最蕭瑟。江南賦罷景全非。

一間後樓面裏的除夕

電

去年十二月三十的那天晚上。一間後樓面裏。榻上睡著一個男人。三十多歲光景。面色很黯淡。被一盞小小的火油燈照著。似乎病得很厲害。却不大大呻吟。旁邊坐著一個婦人。止二十多歲光景。正在縫那小人的棉衣。還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坐在身旁。那孩子時時向門外隔手隔腳的窺探。對婦人說道。媽媽啊。前樓面裏和亭子間的人家都團年了。在那裏吃酒猜拳。好熱鬧啊。你要替我做這件衣服。把我穿上。才去買菜給我們吃麼。婦人嘆口氣道。好孩子。你不要這件衣服穿麼。這是隔壁劉媽媽的孫子的。因爲這幾日裁縫司務。不得閒工。特地要我替他做好。他說給我四角小洋的工錢。你爹爹病了這多日子。不能出去做工。我們掙了這四角洋錢。還要替他買一帖藥吃。若是有餘下的錢。我就去買肉來給你吃。好孩子。你不要看見人家吃肉。便慌了。他說着。這件衣

服已經成功。婦人便學向劉媽媽家去。那孩子想跟了走。婦人又對孩子道。好孩子。你不要走動。你爹爹一個人睡在牀上。你到那牀邊坐著。等他要吐痰。或要喝水的時候。你好給他痰盂和開水。莫向房間外去探頭探腦。人家現在那吃酒。免得人家笑話你。切實叮囑了一回。孩子就答應不跟去。婦人到了劉家。掙得四角小洋。向袋裏摸一摸。知道藥方忘記帶在身上。又轉身回來。向牀上望了一望。對男人說道。你此刻覺得怎麼樣。我去買藥你吃。去去就回的。你若痰盂和開水。叫阿囡好了。男人似乎口裏說不出話。點點頭。仍復合上眼了。婦人從枕畔摸出一個單子。隨即跑到藥店裏。配了一付藥。去了兩角子小洋。另外買一角小洋的肉。預備給小孩子吃。又買幾個銅板的糖。預備給丈夫下藥。趕忙跑了回來。孩子望見他母親買了肉。歡喜極了。婦人放著肉和藥。走到牀前去看。那男人的面孔。已變成白紙樣的顏色。把手放他胸前按一按。一點熱氣兒都沒有了。婦人立時昏著。倒在地下。心想。今晚是人家過年的時候。不好哭出聲來。那孩子還說。媽媽煮肉我吃肉。不知道這一晚。那婦人怎麼過去的。

